

水边人的哀乐故事

冰边人的哀乐故事

刘绍棠

花城出版社

水边人的哀乐故事

刘绍棠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十一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5印张 4插页 210,000字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平装印数1 — 2,480册

ISBN 7-5360-0612-8/I·556

平装定价: 4.90元

我忍受着痛痛的折磨，艰难地写完这部书稿。说的就是这一子。那笔就象卸了枷锁的疯子，最渴望的不是水草，而是卧槽。

在我的家乡，休耕之后的土地■新播种，必定会丰收；但愿我歇笔之后重新写下去，能够年年变去，家家更新。

今年是我的创作生涯四十年，从一九四九到一九八九的四十年中，我的人生道路和创作道路，可谓崎岖坎坷，跌宕起伏，尤其令人痛心。回首往事，感慨万千，不如时年过半百进进补里，拆新了根骨补进补里。四十不惑，老而不衰，难道狗血喷头能够使我■转换方向吗？

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我，梗着牛脖子的一介书呆也。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刘绍棠乡土长篇小说系列之三，它通过刘氏家族三代人奇诡各异的婚变故事，反映在东方这块神秘古朴的土地上，现代文明虽姗姗来迟，却势不可当地将取代旧世界野蛮愚昧的历史进程。

第一代刘黑锅在人生险恶的搏击中，由一憨厚船夫成为一个骠勇的江湖好汉，可他想规规矩矩娶一房妻室的微末希冀也被丑恶现实所碾碎。在命运的驱使下，只能长期同被六品顶戴的皇粮庄头麻大叫驴占了初夜权的小红兜肚儿姘居，并在偶然的契机中，同麻大叫驴守望门寡的儿媳黄巧儿私奔，沦落江湖，生下刘龙蛋子。

刘龙蛋子本当同有青梅竹马之谊的花满枝结亲，可惯匪张老砧子之女张三儿却疯狂地爱刘龙蛋子，竟不惜以绑票招亲的野蛮手段达到与刘龙蛋子结合的目的。

第三代刘金秧是刘、张两姓赖以传宗接代的独苗，两家长辈都秘密为他招亲，演出了一场闹剧：刘金秧同一天娶了花红果、谷双秀两房妻子。由于世事多迁，刘金秧历尽沧桑，几经婚变，在开放改革中与金簪儿重组家庭。这对新婚夫妻已成家，未立业，便立即被卷进商品经济的大潮中，摇摇晃晃地携手前行。

……对我自己作品，我比较喜爱的还是那些描写我家乡水边人的哀乐故事。因此我被称为乡土作家。

——引自沈从文1986年《自我评述》

我们鱼菱村跟豆棚村村头咬着村尾，两村首尾相连，只隔一条窄道。然而，两村都各自以老大自居，几百年来竟不能合二为一。两村的刘家，应该是一个祖先，却又各自以正根自命，互不服气，寸步不让，只认同姓不认同宗，但是严禁通婚。

豆棚村老刘家，是豆棚村的首姓大户。村里，柳篱泥墙小院，圈着恰似蝥蛄蜂窝的泥棚茅舍，一家挨一家；村外，坟圈子里的坟头，就像一屈屈大大小小的窝头，死了的比活着的还多。不过，他们早已分成老槐树下刘家、沙冈子刘家 and 河筒子刘家，不是一脉相承一条根了。

但是，五百年前是一家，一笔写不出两个刘字，三支都奉织席卖履的玄德公为祖先。不同的是老槐树下刘家配享的是阿斗之母糜夫人，沙冈子刘家配享的是甘夫人，河筒子刘家配享的是孙尚香，细心明眼的人一看便知，这三支子还是有尊卑大小之分。

刘家三支，老槐树下刘家是正宗，没有招过倒插门女婿，也没有娶过带孩子的后婚女人。河筒子刘家是倒插门女婿的后

裔，沙冈子刘家是带犊子的子孙；过去，河筒子刘家在老槐树下刘家面前低一头，沙冈子刘家在老槐树下刘家面前更是矮三分。

然而，奇怪的是，正宗本脉的老槐树下刘家，却没有沙冈子刘家和河筒子刘家人丁兴旺。自从三支各立祖坟以来，老槐树下刘家一直三灾六难，七死八活，辈辈缺苗断垄，几代竟是单传。

老槐树下刘家的老祖宗着了急，发了慌，留下了个千年不改万世不变的口谕。

这个正宗刘家一辈传一辈的老祖宗口谕，就是人财不能两得而宁舍钱财不舍人丁，哪一门哪一房都不许绝后；有一门一房断了香烟，就好比十指剁下一指。

然而，一代又一代，难保有哪一门哪一户的男子娶不上媳妇，或是娶上媳妇不生儿子，甚至一辈子开谎花而不结果儿，还是免不了出绝户。于是，刘家老祖宗又想出了一条万全之计，这便是嫁柳接桃和借窑烧砖。

眼下老槐树下刘家的高祖名叫黑锅，就是过继给他大伯的。他爹和大伯老哥俩，一个留家，一个出外；一个憨厚，一个剽悍。憨厚的爹留家给财主扛长工，剽悍的大伯出外在大运河上走船。行船水上漂，走船的人脚野；一个又一个码头拴不住行船，一个又一个女人也拢不住走船人的心。大伯挣了一辈子钱，这手来那手去，大把大把的撒在了花船水妓身上，却不想安个妻室。他爹像一头转磨的驴，一辈子没有走出豆棚方圆十里，却懂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挣一个小钱儿也要串在肋骨上，攒够了数目赶快娶妻生子。大伯走船南下途中，路遇一伙水上强人，拦船打劫。两下刀对刀，枪对枪，船对船，大伯不知砍杀了多少水贼，最后自己也身受十八处重伤，胸口窝儿又中了一支飞箭，船翻落

水而亡。是几个多情重义的花船水妓给他收尸、买棺、装殓，雇一条打鱼小船，送他仰面还家。刘黑锅也是兄弟俩，他是头大的，刘家的老规矩是长子过继伯父，幼子过继叔父，他便给大伯披麻戴孝，顶丧驾灵，打幡摔盆，下葬入土。从这天起，在家谱上他就算在大伯名下，管亲爹叫二爸，跟一奶同胞的兄弟各抱一支。大伯生前没有婚娶，孤魂野鬼进不了祖坟，那几个花船水妓又摊钱请了个高手泥塑匠，比量着她们的眉眼、口齿、身段、神态，塑出了几个浓妆艳抹、粉白黛绿的小媳妇，栩栩如生一丝一毫不走样儿，连脸上的雀斑也不多一颗少一粒。她们不懂以姓氏笔画为序，抓阄儿排列大小，分出一妻四妾，占全了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给大伯陪葬。刘黑锅挨个儿给她们磕了头，管每一个叫了一声娘。刘黑锅走船当上船老大以后，三年的血汗钱分文不剩，给这五个人老珠黄的花船水妓赎了身，可算是感恩戴德有良心。

大伯这一支有他一脉相承，亲爹那一支却死了苗子断了根。刘黑锅的兄弟，八岁那年下河凫水，被水鬼拉了替身，扯进漩涡里便没出来，坑死了爹，哭死了娘，来到阳间串个门，把老槐树下刘家毁了一半，分明是前世的冤家。

刘黑锅长得像他爹，脾气却像他大伯，十六岁就离开村子到大河上走船，不过比他大伯拢得住脚，只走上京下卫的二百八十里北运河，眼界也就比他大伯窄得多。他有一身力气，又有一身武艺，十八岁就当上了船老大。老槐树下刘家的男子，辈辈都力气大武艺高。他爹憨厚得烟不出火不进，胆小得树叶飘下来怕在脑瓜顶上凿个窟窿，八条汉子抬起的磨盘大夯落在他后腰上，也砸不出一个蔫屁；可是逼急了他真动起手，那位在南北大运河上

叫得山响的哥哥，竟不敢递个一招两式，走上三四个回合，只有鞋底抹油溜之大吉，抱头鼠窜逃之夭夭的份儿。刘黑锅将亲爹和大伯合二为一，一半憨厚一半剽悍，水上走船也扛长工打短工。他没有大伯那么好色，也不像他爹一辈子死守自家一座娘娘庙，平生只嫖过两个女人。

话说刘黑锅在北运河上走船的那个年月，北运河比眼下大得多，宽得多，深得多，清得多，沿河地多，树多、花草也多，只是人口比眼下少得多。那时的北运河上到北京东便门，下通天津卫的大沽口，不但能走有几十个座位的大客船和运载上千石粮食的大货船，还能跑一溜烟的小火轮。最窄的河面，从这岸到那岸，也有二三里，客船、货船、打鱼船，花船、画舫、小划子，各走各的水道。翠堤的帮，白沙的底，水深几丈到十几丈，一眼能看透河床上的坑洼沟坎。从翠堤下仰起脸，只见河上的白帆挂着天上的流云，夜晚的桅灯像满天眨眼的星。爬上翠堤坐在土牛上，只见花船上的水妓下河洗身子，像一条条在水中游动的白鲢子鱼，接多少客都不长杨梅大疮。河水像撒了糖化了蜜，做出的豆腐又甜又软，白似鸡蛋清，拌上小葱最能下酒。沿河的杨、柳、榆、桑、杜梨树，高得扎破了天，双手过膝的大汉子，张开两条长臂也搂不过半边树身子。河里的大鲤鱼一跳能蹦出水面三尺高，毛脚螃蟹在浅滩上横行，留下的爪痕像牯牛犁过的垄沟，沙岸上趴满晒背的乌龟，像一溜溜一行行黑瓷金花的大海碗，大风大雨摇下树上的鸟蛋，像三伏天下雹子，正月十五煮元宵。

豆棚村三面沙岗一面临水，又有一道河堤像影壁，关门闭户自成天下。没有大码头，也没有小渡口，千帆万船从树前过，不是逆水而上，便是顺流而下，都不在豆棚村外停泊靠岸。只有孝

子刘黑锅，南下北上路过村外，每回都从大船上一个虎跳飞上河堤，到刘家老坟给他大伯和爹娘上供，大碗的酒，大块子肉，新鲜果品，金箔银锭，香烛纸马，一应俱全。下行的船走得快，他磕完了头，爬起身就急忙追船。上行的船走得慢，他就到相好的小红兜肚儿家睡一夜，鸡一叫跳下炕就走。

说他跟小红兜肚儿相好，倒不如说小红兜肚儿像一帖狗皮膏药粘在他身上，揭不下来撕不下去，又像一根鱼刺卡在了嗓子眼儿，咽不下去吐不出来。

2

小红兜肚儿的男人叫宋大吭哧，是邻村皇粮头麻大叫驴的一名小跑儿，专管在豆棚村收租。麻大叫驴是铁帽子王的家奴，祖上在老王爷帐下当过巴吐鲁，出生入死救过驾，打完了仗老王爷赏了他个皇粮庄头，总管铁帽子王在运河滩上跑马占圈的旗地，而且也是世袭罔替。传到麻大叫驴这一辈儿，更是忠心保主，六十大寿那年，小铁帽子王给他讨了个六品顶戴，比七品县令都高一头。宋大吭哧是奴下奴，麻大叫驴吃肉他啃骨头，在豆棚村的佃户们身上荞麦皮里榨油，也盖上几间房，买下十多亩地，雇刘黑锅给他放牛。宋大吭哧名声恶臭，娶媳妇竟没有一个乡亲登门道喜。一顶小花轿把小红兜肚儿抬进门，摆了几桌酒席，吃客都是麻大叫驴那帮鹰犬爪牙、恶奴打手，只有刘黑锅一人奔前跑后，给他们上酒送菜。这些家伙从正午吃到天黑，醉得横七竖八，呜哇呕吐，满地打滚儿，像大热天茅坑里的蛆。宋大吭哧急得抓耳挠腮，给刘黑锅递了个眼色，刘黑锅扛起一个酒囊饭袋，就像从汤锅里捞起一口死猪，直奔村外，扔下河堤。那年

他才十二岁，力气却比二十岁还大。他扛走了最后一个醉鬼，宋大叻哧已经收拾完了残酒剩菜和桌椅板凳，扫净院子泼洒了清水，十字披红插花礼帽，垂手侍立在屋门外，并不入洞房。刘黑锅又累又饿又困，拿了两块饽饽一块坛子肉，钻进牛棚旁边的草栏子，没吃几口便呼噜大睡。

响过三更梆子，一阵马蹄声惊醒了刘黑锅，虽然睁不开眼睛，却听得出是麻大叫驴大驾光临，也听得见宋大叻哧的胁肩谄笑，轻声贱语：“开园的公请您老人家尝头一口，是奴才应尽的孝心。”麻大叫驴大笑连声：“大叻哧，好小子！那我就拼出老命，替你打头阵啦！”

“您老人家这是赏我们父一辈子一辈的脸面。”宋大叻哧嬉笑着躬身而退，吱扭一声反掩临街的柴门，把新婚的妻子交给麻大叫驴享用，哼着小曲儿到花船上寻欢作乐。

刘黑锅等宋大叻哧走后，正要放心入睡，洞房里小红兜肚儿一声尖叫，又把他吓了个半醒；揉揉眼睛，扯扯耳朵，从草栏子里探出了头。

“庄头……老爷……您不能……”小红兜肚儿被麻大叫驴扑到炕上，哆哆嗦嗦，哭哭啼啼，像黄狼爪下的鸡雏儿。

“你死了的婆婆活着的娘，洞房花烛夜都是我尝鲜！”麻大叫驴黑着脸喝道，“几辈子的老规矩，你敢不依从？”

“我娘……跟我……说过……”小红兜肚儿在麻大叫驴身下挣扎，两手紧紧抓住裤腰。

“门里出身就更应该百依百顺！”麻大叫驴扯碎了小红兜肚儿的红袄。

“我是她生下的……”小红兜肚儿惊慌地护住胸脯，“生下的

头一胎……”

麻大叫驴趁机扒下她的绿裤，狞笑道：“你娘叫你抢了个先，正是为了我早吃嫩果子。”

“哎哟！爹……”小红兜肚儿发出凄厉的哀鸣。

天亮之前，麻大叫驴尽兴而归，快马加鞭离去。

“救……人……救命呀！”从昏死中活转过来的小红兜肚儿，呻吟着连连呼救，气如游丝，声似秋虫。

半醒半睡的刘黑锅，迷迷糊糊爬出草栏子，站在窗根下问道：“嫂子，你是不是叫我把吭哧大哥找回来？”

“我剜瞎了眼……也不想见那个……软盖子的王八！”小红兜肚儿哑着嗓子啼哭，“黑锅兄弟，快把我背回娘家，我要死在我娘怀里。”

刘黑锅踮着脚尖走进洞房。

八仙桌上的红烛烧下了大半截，滴滴答答淌着烛泪，烧焦捻子的烛光昏沉幽暗，洞房像一座黑牢。炕上的小红兜肚儿一只眼睛肿得乌青，一只眼睛泪光闪闪，像个蓬头鬼。她穿起了扯碎的红袄和撕裂的绿裤，红袄碎片遮掩不住被抓出一道道血痕的胸脯，和被嚼烂的两颗乳头，下身一大片湿漉漉的血渍，把绿裤污染得紫黑。

刘黑锅吓得腿软，磨磨蹭蹭走过去，小红兜肚儿像一只被恶狗咬伤的小猫，手脚打颤儿从炕上爬起来，双手搭在刘黑锅的肩上，喘了口气才搂住刘黑锅的脖子。刘黑锅背过两手，揽住她的后腰，却摸了两大把粘血，惊吓得冲出屋门，撞倒柴门，一路飞跑起来。

小红兜肚儿的娘家，就在豆棚村西北角。她爹原来也是麻大

叫驴的收租腿子，所以花烛之夜她娘也被麻大叫驴破了身，而且包占到住对月。八个多月小红兜肚儿出生，她娘只说是怀胎七月早产。直到小红兜肚儿出嫁之前的晚上，她娘才向女儿吐露真情，为的是万一麻大叫驴又要小红兜肚儿的新婚之夜开苞，小红兜肚儿说出自己本是麻大叫驴的亲生女儿，可免乱伦之灾。谁想麻大叫驴不等小红兜肚儿说个明白，便饿狗扑食搓弄了她。

小红兜肚儿的娘到麻大叫驴面前哭得眼里滴血，麻大叫驴虽不认这个帐，却又给宋大吭哧下令，服侍小红兜肚儿要像孝敬主子，只是不许小红兜肚儿招野男人。宋大吭哧双膝下跪，四起八拜，给小红兜肚儿磕了九九八十一个碰地响头，小红兜肚儿才答应叫刘黑锅背她回家。

她怀了孕，生下个白胖的小丫头儿，麻大叫驴传出一道密旨，宋大吭哧把这个小丫头儿掐死，刨丈二深坑掩埋。

小红兜肚儿疯了，一见宋大吭哧的面便破口大骂，摔盆砸碗，抄起菜刀就砍，抡起烧火棍就打。宋大吭哧不敢捅她一指头，只有躲到花船上过日子，把小红兜肚儿整个交给了刘黑锅。

刘黑锅人小脾气大，个头儿长一寸，脾气长二尺。小红兜肚儿犯起疯病骂他，他就左右开弓抽她的嘴巴，直抽得她闭嘴才住手；小红兜肚儿抡起烧火棍打他，他夺过烧火棍一折两断，打肿她的屁股；小红兜肚儿抄起菜刀砍他，他抢过了菜刀搁在她的脖颈上，吓得她尿湿了裤子。小红兜肚儿也真奇怪，被刘黑锅毒打一顿，便十天半个月不犯病，给刘黑锅烙饼抻面，包饺子蒸粘糕，像个奴婢侍候少东家。刘黑锅身上的衣裳脚下的鞋，都是小红兜

肚儿亲手缝制，她的手巧活细，刘黑锅穿戴得十分齐整。

小红兜肚儿的疯病一年比一年犯得少，却落下个难治的病根，天阴下雨刮小风，她便四肢冰凉像个僵尸，浑身寸寸骨节疼痛，哭叫声疹得人根根汗毛倒竖，只有刘黑锅钻进被窝给她暖身子，她才能慢慢有了活气。刘黑锅本来没有邪念，小红兜肚儿却生出了歹意，她要在这个半大小子身上采阳补阴，连哄带骗耍手腕儿，刘黑锅稀里糊涂落进了她的陷阱。

刘黑锅十六岁那年打摆子，三伏天身穿棉裤棉袄，躺在堤坡的阳光下，热沙子能打糊饼，他却冷得哆嗦一团。一条大船正从河上过，掌舵的船老大会相面，八丈之外就看出他被盘丝洞的女妖精吸干了精血。他恍然大悟，不辞而别逃活命，拜这位船老大为师，走船为生了。

两年不照面，十八岁的刘黑锅长成了伸手捅破天，抬腿踩塌了地的好汉子。天上下鸡蛋大雹子也不缩头的金钟罩脑壳，扯开衣襟迎得住刀子风的磨扇子胸脯，一副拉顶风纤的宽肩膀，绷紧纤绳一口气走百里路不歇脚的铁腿，挥舞大篙像拈灯草的千斤膂力，在大河上挣下一个雷响连天的名声，师父把船老大的腰牌传给了他。

大河上走船免不了冤打仇杀，更免不了水贼拦路劫船，当上船老大不连破一百零八阵站不住脚。刘黑锅从十八岁到二十岁，一年三百六十天脚踩阴阳界，不知挂了多少回花，捡了多少个死。每一回眼看就断气，都被抬回豆棚村小红兜肚儿的炕上；是小红兜肚儿烧香拜佛，求神问卜，讨来药到病除的偏方，使他逢凶化吉，起死回生。为了给他大补元气，小红兜肚儿从大腿根上割下一片嫩肉，煎了汤一口一口喂他。这一来，刘黑锅被小红兜

肚儿的千丝万缕死绑起手脚活缠住身，想娶个清白人家的黄花闺女生儿子，没有一回不被小红兜肚儿搅散的。

所以，刘黑锅抱回龙蛋子，小红兜肚儿头一个咬定来路不明。